

故事会®

金栏目·中篇系列 STORIES



妻子要跳交谊舞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020953

I247.8

B791

故事会

金栏目·中篇系列STORIES



妻子要跳交谊舞



上海文艺出版社

7020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妻子要跳交谊舞/《故事会》编辑部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8

(《故事会》中篇系列)

ISBN 7-5321-2576-9

I.妻… II.故… III.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1579 号

责任编辑:陈中朝

封面设计:李宝强

妻子要跳交谊舞

《故事会》编辑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 124,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5321-2576-9/I·2028 定价:1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646381

目 录

温柔的陷阱 (1)

一位声名卓著的青年律师突然遭遇了接踵而来的奇异事件,随着一个漂亮女子的突然来访,他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温柔陷阱,及至内幕揭开,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告诉他一句话:你会知道什么叫忠于事实的……

爱情的足迹 (24)

为了爱,他们忍得住寂寞和分离;为了爱,他们抛得下物欲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安危,他们又赋予爱以新的内容。

情系红穗穗 (43)

红穗穗寄托姑娘心,红穗穗表达一片情,日夜思念红穗穗,怀着满腔恨与怨,只盼红穗穗;哪知见到红穗穗,心爱的人却丢下红穗穗一去不复回。

痛苦的思恋 (64)

她占据了他整个心灵,想她想得发痴入迷。然而,当她主动登门求爱时,他却闭门拒绝,还大喊大叫:“我真的不爱你!”眼巴巴地望着她哭着慢慢离去……

城市悲欢..... (85)

迷离的都市霓虹中,无数的人奋斗着,生活着,演着一幕幕充满欢笑和泪水的悲喜剧,讲述着一个个现代的含有传奇色彩的情爱故事。

妻子要跳交谊舞 (105)

舞蹈除了健身,还能净化人的灵魂,市舞蹈队交谊舞选手自然深知此道。但,不知为什么,他却三令五申,告诫妻子绝对不许接触交谊舞。当他得知妻子参加业余交谊舞比赛时,顿时暴跳如雷……

情天恨海..... (127)

母亲狠心撵走了儿子的恋人,儿子为此几乎疯狂。不料过不多久,母亲却拼命撮合他俩的婚事。儿子美梦实现了,却又始终不肯进入洞房……

离婚之后..... (149)

有位大哲人说过,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在外面的人想冲进去,在里面的人却想逃出来。于是人世间就多了结婚、离婚二事。然而,感情这东西不是说结就结、说离就离的……

温柔的陷阱



1. 佳人有约

斗城市青年律师陈留霜,是全市年轻人公认的榜样,他为人正直,精通法律,能说善辩,多次被评为“市十佳律师”、“市杰出青年”,他还不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是一个

小有名气的作者。

夏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陈留霜正在家中看书,突然他的传呼响了起来,一看,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编辑的办公电话号码。他复机时,那编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玩笑话后,话筒里就响起一个年轻女子清脆响亮的声音:“喂!陈律师呀!我是潼南人,这次专程来找你,原以为你是报社的记者,到报社找到值班编辑一问才知你不是专职记者……”

陈留霜问道:“小姐,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女子说:“能不能抽出半天时间?我有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忙。我在‘竹里’茶楼等你呀!”

陈留霜心想:一个女孩子大老远从潼南县赶来,一定有急事。于是,他没有多想,急忙赶到“竹里”茶楼。

见面时那女孩自称姓刘名佳,21岁,人长得漂亮,只是个子显得袖珍些,身穿很时髦的黑色丝质短袖低领衬衣,配着黑色超短裙,乌黑的头发披到腰间,那双迷人的丹凤眼里透出一丝淡淡的忧郁,给人一种早熟的感觉。

陈留霜总觉得刘佳有些面熟,但怎么也回忆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这时刘佳满脸歉意地说:“陈律师,耽误你休息时间真的不好意思!我想请你写一篇稿件。”

陈留霜微笑着说:“你真会说话呀!给我提供新闻线索,应当是我感谢你才对呀!不过还得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有价值。”

刘佳浅浅一笑,露出了两个迷人的酒窝,接着就说她有个表哥,是个农民,这几年搞养殖发了财。他因经常进城卖鸡卖鸭,与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好上了。那女大学生比表哥小十多岁,竟然甩掉相爱多年的男友,一心一意要嫁给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女大学生的男友见恋人甩掉自己,气恼之下,就用浓硫酸

毁了她的面容,使她变成了丑八怪,而刘佳的表哥还是坚决与表嫂离了婚,与女大学生结了婚。

陈留霜觉得这是一条好线索,在报业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很多报刊都需要这种稿件。于是,他说:“刘小姐,你讲的故事确实很动人。”

刘佳给陈留霜茶杯里沏满开水,一本正经地说:“我可不是编故事,这是我表哥家的真事。说实在话,我经常拜读你的文章,很崇拜你的才华和敢于说真话的勇气。”

陈留霜点了点头,说:“请问刘小姐,你在哪里高就?”

刘佳又浅浅一笑,说:“就在全市一家要破产的公司里工作,说起来就气人,原想找一个好工作,哎!也许是我的命不好吧!哦!我该把身份证让你看一看。”她样子很着急地翻完了所有的口袋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我怎么忘了将身份证带在身上呀!真是的!”

陈留霜见她着急的样子实在逗人怜爱,就笑了笑,说:“我又不是警察,没有权力要求你出示身份证。你能告诉我你表哥叫什么名字,家住什么地方吗?我将抽出时间去采访。当然,我会付给你提供新闻线索的报酬的。”

刘佳说:“我原打算利用这个星期天到表哥家去一趟,你不能和我一起去?我人熟地熟,对你采访肯定有帮助,再说,我也想跟着学习采访经验,我从小就梦想当一个作家。”

陈留霜望着刘佳那双充满祈求目光的丹凤眼,心一软,点了点头。

2. 浪漫一夜

陈留霜与刘佳赶到潼南县城时已经是下午七点多钟了,县

城里的路灯已陆续亮了起来。刘佳下车后就钻进车站的售票处买了两张到一个偏僻乡镇的车票。

那客车简直像老牛拉的,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才摇摇晃晃来到了小镇。这时,天已经黑透了。刘佳苦笑了一下,说:“到表哥家还有三公里山路呢,天这么黑,怎么走呢?只好在这镇上住一夜了。”陈留霜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这个镇真的小,一条泥土街,只有镇政府的三层办公楼显示出一丝现代气息,其余的不是木楼青瓦,就是低矮平房。陈留霜与刘佳从镇头找到镇尾,才发现一家挂着“亲情茶旅社”招牌的旅店。两人走进旅社,只见楼下摆着四张方桌,坐着的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搓麻将,屋里每个男人嘴里都叼着一支劣质香烟,吞云吐雾,呛得人咳嗽声此起彼伏,再伴着叫声、笑声、骂娘声、训斥声和小孩哭声,真可以用乌烟瘴气来形容这情景。

陈留霜和刘佳进入茶旅社时,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人们打量着他俩,一边互相猜测,窃窃私语。

陈留霜四处看了看,看不出谁的样子像老板,就问:“请问谁是老板?”

“有什么事?”坐在铝合金柜前的那个中年胖女人说话了,听口气像是老板娘。

陈留霜问:“请问有房间没有?”

老板娘满脸堆笑,说:“当然有。我们这条街就只有我家用楼上一间房子开了旅馆,你们运气还好,今天没有其他人来住。”

陈留霜一听犯了难:孤男寡女住一间房像什么话呢?这么一想,他说话也结巴起来:“我、我们可是一男一女两、两个人呀!”

老板娘嘴一撇,斜着眼,胖脑袋有节奏地摆动着,说话像扫

机枪：“一间房，两架床嘛。看你们也是一对，有什么值得忸怩的呢？现在不是搞改革开放吗？我们农村人都开放了，你们城里人咋还不开放呢？电视里成天都在教，我这个老太婆都能看顺眼了，你们年轻人还装什么蒜呢？要住就交钱，不住就去屋檐下睡！”

刘佳很大方地冲着陈留霜说：“既来之则安之吧。”然后掏出一沓钱问老板娘：“住宿多少钱？”

老板娘两眼顿时放射出贪婪的光芒，连声说：“一个人5元，两个人10元。你们还没有吃饭吧？我去帮你们买吃的东西。我和卖货的王老头熟，价格上不会吃亏，我也不会贪污你们的钱。”

刘佳抽出一张百元币递给了老板娘，尔后，两人攀着那笔直的扶梯爬上楼。房里只有两架单人床，一个水瓶，一个茶杯，一个塑料盆子。没有蚊帐，水瓶是空的，上面裹了一层尘土，肯定有好长时间没有人动过了。

陈留霜提着空水瓶正要下楼，老板娘乐颠颠地拿着两袋饼干走了上来。她把饼干递给陈留霜，夺过空水瓶，边下楼边说：“你们城里人怎么喝得我们乡下的水呢，还是我跑一趟去给你们买两瓶矿泉水吧，反正你们城里人不在乎钱。”

自打上楼后，刘佳像个手脚勤快的保姆，动手打扫寝室，一刻也没有闲着。

陈留霜坐立不安地在一旁，他不敢看刘佳一眼，心里总是莫名其妙地紧张，这种紧张好像是害怕，又好像是期望，反正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不一会儿，老板娘又乐颠颠地上楼了，手里抱着四瓶没有商标的矿泉水。她递给刘佳一沓零钞并报了账。

刘佳接过钞票，也没有清点，随手装进了口袋里，还微笑着对老板娘说了声：“谢谢！”



老板娘咧开了大嘴，露出脏兮兮的大黄牙，笑着说：“谢啥子哟！今天有你们两位贵客上门照顾生意，该我谢天谢地才对呀！有什么事，大声叫我就行了，就叫我胖大嫂吧，我就住在楼下。哦！我现在其他生意都不做了，这些乡下人没有见识，大吵大闹的没有规矩。你们清清静静地要

吧，我也年轻过，懂得的。”胖大嫂说着又意味深长地朝陈留霜和刘佳眨眨眼，便下楼而去。

胖大嫂一走，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陈留霜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想说些什么话来打破难堪的沉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他就拿着塑料盆下楼打洗脸水，磨磨蹭蹭了好半天，上楼进房时，见刘佳坐在床上，嘴里说着：“哎呀！真的是热得让人受不了。”边说边脱掉了黑色上衣，小巧的粉红色胸衣裹着的两个乳房随着她的呼吸在有节奏地颤抖，乳沟根部若隐若现，光滑的皮肤在昏黄的电灯下呈现出迷人的淡红色。

见此情景，陈留霜犹如被强大的电流击着，顿感浑身酸软，脑海突然变成一片空白。他自顾坐在另一张床上，低着头，下意识地吃着饼干。

刘佳望着陈留霜拘束的样子,感到好笑,她偷偷地做了一个鬼脸,拿着矿泉水和饼干挨着陈留霜身子坐下,把头靠在陈留霜的胸前,还故意抽动了几下子双肩,轻声柔语说:“我真的想跟你学写作,你收我这个徒弟吗?”

陈留霜接触到刘佳细嫩的肌肤,闻着姑娘身上、头发上散发出来的特有的幽幽香味,胸前好像被重物挤压着,憋得难受,可又不敢呼出大气,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觉得口特别的渴。他轻轻推开刘佳,拿过矿泉水,打开已经拧松的瓶盖准备喝几口矿泉水。

刘佳一把夺过矿泉水,娇柔地说:“你还没有表态呢?”

陈留霜全身不由自主地一颤,他站了起来,面红耳赤地说:“想从事新闻写作,最关键一点就是具备正义的思想,所谓的正义就是要忠实于事实……”他说着,就抓起矿泉水,一口气喝掉了大半瓶。

刘佳笑着说:“陈老师,人是不是都有虚伪的一面?”

陈留霜突然觉得刘佳笑得很阴险,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对刘佳提出的问题,他确实没有想过,他搜肠刮肚地想回答刘佳,但他觉得脑袋越来越沉重,思维越来越混乱,上眼皮终于支持不住合了下来的时候,他好像隐约听到刘佳说:“你会知道什么叫忠于事实的。”

等到陈留霜醒来时,闻到的是一股浓浓的药味,看到的是四周一片洁白,妻子眼含泪水坐在床边,律师事务所周主任和几个亲朋好友在房间里不安地走来走去,门的玻璃窗口上挤满了睁着好奇眼睛的脑袋。他想挪动一下身体,但全身软绵绵的不听使唤。

“你醒了呀!要离婚的话我没有意见,何苦去殉情自杀呢?”他妻子说了这句话后,泪水就像断了线一样直往下掉。

陈留霜终于明白这是在医院里。他使尽全身力气拍了拍昏沉沉的脑袋,昏迷前的一幕一幕渐渐地浮现出来。他从周主任口中了解到自己已经昏迷了一天了。

都快下午了,“亲情茶旅社”的胖大嫂见他们还迟迟不起来,就在外面敲门,敲了半天没人回答,就用力将门打开,看到的是昏迷不醒的陈留霜和刘佳,正赤裸裸地躺在床上。胖大嫂急忙叫来了众乡亲看护现场,她迅速向居民委员会主任作了报告,居委主任又将“案情”向乡综治办主任作了汇报。综治办主任赶到现场时,刘佳已经醒了过来,她说这是她与陈留霜的私事,用不着外人干涉。胖大嫂也出面证明陈留霜和刘佳是“一对”,大家最后“研究”认为:陈留霜和刘佳是一对“野鸳鸯”,晚上干那事过多伤了身体。一直红着脸、低着头的刘佳趁大家兴高采烈议论这桩“桃色”新闻之时悄悄地走了。综治办主任找到陈留霜身上的名片,根据上面的联系电话,通知了周主任,并租车将他送到了潼南县医院,医生认定陈留霜昏迷原因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3. 冤家再遇

凭直觉,陈留霜认为安眠药是刘佳放到矿泉水里的,因为在他下楼打洗脸水之时刘佳有机会下药,但他怎么也不明白刘佳为什么要这样做。

世上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陈留霜与刘佳的事很快传开了:有的说陈留霜与刘佳是殉情自杀;有的说陈留霜嫖妓出了事;有的说陈留霜因打官司得罪了人遭遇了报复;还有的说陈留霜为了出名而自己导演了一场轻喜剧等等。陈留霜虽然坦然对待一切谣言,但接下来的事却让他非常头痛:先是律师纪律惩戒委员

会找他谈心,接着便是多家报刊约稿——都希望他将这离奇的“艳遇”写成文字以飨读者,再者便是几名当被告的丈夫找他拼命——怀疑他勾引他们的妻子而致其妻起诉离婚……

直到半年后,陈留霜的生活、工作才稍稍平静下来,但当他走在大街上还是感觉到背后有人在指手画脚。陈留霜气恼之余,暗暗发狠:如若遇上了刘佳非将她撕成碎片不可!

这天下午,陈留霜正坐在办公室看报,一个妙龄姑娘走了进来,请他帮她打官司。那姑娘自称叫张静,说去年她的好友唐颖因周转资金困难,向她借了10万元。可是当她现在急需资金时,尽管好话说了千千万,唐颖就是不还钱。张静气愤地说,如今真是人情薄如纸,好像一切就是为了钱。她说她不在乎打官司用多少钱,只想出口气。

接着张静说,她和唐颖都是潼南县人。前几年,唐颖去深圳打工赚了不少钱,“春潮”夜总会就是她开的。唐颖熟人多,关系广,要打赢她很不容易。因此她提出如果陈留霜对这场官司有兴趣的话,就签定风险代理合同,如果这场官司赢了,将给四万元作为代理费。

说到这儿,张静拿出一张纸递给陈留霜,说:“这是唐颖借钱时写的借条。”

陈留霜接过一看,是一张普通的材料纸,上面写着:

今借到张静人民币10万元,定于2001年4月5日归还,月利息按千分之十计算。

借款人:唐颖

2000年10月5日

陈留霜将借条还给张静后,说:“按规定,我们律师事务所是统

一收案、收费，签风险代理必须得到主任的同意。我将这件案子与主任研究后再答复你，行不行？”

张静接过借条原件，又递给陈留霜一张借条的复印件，说：“当然可以。”说罢又拿出一张唐颖的名片给陈留霜，然后告辞走了。

陈留霜将张静欲签风险代理合同的事向周主任作了汇报，周主任满口答应，并通知张静到律师事务所签定了委托代理合同。

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缘故，当张静说到她是潼南县人时，陈留霜就觉得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脑门。他甚至感到张静这次委托他这位大家公认的倒霉律师办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当天晚上，他在上床之前按张静名片上提供的号码拨通了唐颖的手机。

对方的手机很快通了，陈留霜一听那甜甜的声音，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来，那声音多像谜一样的刘佳啊。为了辨明虚实，他努力使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变着嗓音说：“我是张静委托的律师，关于你与张静的债务纠纷，我想与你面谈。”

唐颖一听，激动得大嚷起来：“张静这死姐也太不够朋友了，我是借过她10万元钱，不过已经还给她了的呀！她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陈留霜语气平静地说：“唐小姐，我们作为律师的是按当事人的意志办事，希望你能理解。现在张静手中有你写给她的借条，你说你已经还给她了，有相反的证据吗？因为法律只相信证据。如果不能协商的话，我只能按照张静的意见向人民法院起诉了。”

唐颖足足沉默了一分钟才说：“我看还是庭前调解吧。具体事宜，我们见面谈吧。哦，请问贵姓？”

陈留霜想了想,说:“假如你能抽出时间的话,明天上午九时我们在‘竹里’茶楼面谈吧。”

唐颖爽快地说:“那好吧。不过,我不认识你呀!”

陈留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也许我认识你吧。”

两人一见面,陈留霜发现唐颖真的就是刘佳。同样唐颖看见陈留霜,也不由得芳容大变,继而尴尬地笑了笑,然后在陈留霜的对面坐下:“怎么是你呢?我真没有想到又在这里见到你,看来我们真是有缘啊!”

陈留霜冷笑一声,说:“说我们不是冤家不碰头还贴切些吧!”

唐颖熟练地掏出一支香烟点燃,猛吸了几口,满脸歉疚地说:“对那次发生的事,我现在只能说声非常抱歉。不过,我有我的理由,你愿意听一听吗?”

陈留霜冷冷地盯着唐颖的脸,点了点头。

唐颖呷了一口茶水,说:“安眠药是我下的,但我并没有恶意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的严重后果。你想想,我一个年轻女人,与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大男人同住一室会是啥感想,我虽然从感情方面相信你是正人君子,但我还是十分害怕。我也试探过你,你当时的举动确实让我感到害怕呀!人非圣贤,你能保证你当时不可能一时冲动而做出糊涂事吗?”

陈留霜想到当时自己口干舌燥的情形,不由脸红了。

唐颖继续说:“我与你一无冤二无仇,为啥无缘无故地害你?况且,我自己也中毒了。事后,我有几次想找你将这件事说明白,可始终没有勇气。”

“即使如此,也没有必要将我们脱得赤……赤……”陈留霜的脸更红了,没有勇气将话说下去。

唐颖的脸也涨得通红,说:“这肯定不是我做的。我当时也

是昏迷不醒啊！事后我想，这可能是胖大嫂见我们都昏迷不醒，又见我们身上都带着钱，所以她就见财起意，拿了我们的钱，再败坏我们的名声，使我们有口难言。我身上带的几百元钱不见了呀！话又说回来，我一个女孩子遭遇这种事，难道说心里比你过好吗？谢天谢地的是当时没有人认识我，否则，我哪有脸见人呀！”

陈留霜这时才想起他身上的钱也是没有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那你为什么说你是刘佳呢？”

唐颖笑了，脸上露出两个迷人的酒窝：“我确实又叫刘佳又叫唐颖。我的父亲姓唐，给我起的名字就是唐颖。后来，我的父母离婚了，我跟随母亲生活，但父亲却不给抚养费，我母亲一气之下，就让我跟她姓，改名为刘佳。”

陈留霜觉得唐颖的话有些道理，又有点儿勉强。他叹了口气，淡淡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不会怪你的。我们还是谈一谈关于你与张静之间的债务。”

一说到债务事，唐颖一副胆怯的样子看了陈留霜一眼，说：“我这次遇到你手上了，你难道就没有想到报复我吗？”

陈留霜看着唐颖楚楚可怜的样子，说：“我是那种人吗？况且，即使想公报私仇，我也没有这个权力啊！律师只是将理由说给法官听，最终还得法官说了算。”

唐颖给陈留霜茶杯里倒满水，说：“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我真的不想打官司，费时费神。哎！张静原来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不想为了这区区的10万元钱翻了脸，难道说感情就没有钞票重要吗？去年10月5号这天，我借张静钱时，张静当时还不要我写借条，我坚持写了一张借条给她，她才勉强收下。我是真的在今年4月5日这天将钱连本带息还给她了呀！我当时还钱时，张静称借条未带在身上，我想好姐妹绝不会做出下三滥的